

坚守胜利之道 携手砥砺前行

“红色传承·光耀黑土”主题征文(社会组)获奖征文选编

一等奖



不忘来时路 吾辈当自强

刘东来

虎头山那座堡垒，藏着战争终结的最后一声枪响。它像一枚锈迹斑斑的图钉，把那段血火交织的终章，死死钉在北纬45°的黑土地上。我是在兴凯湖里泡大的。湖风裹着冰碴子拍岸的动静，打小听到大；林子深处的雪没过膝头，踩上去“咯吱”作响，也是刻在记忆里的声响。指尖抚过虎头要塞残存的射击孔，冰凉的水泥缝里还嵌着半片弹壳。风里裹着的呜咽便从这孔洞里钻出来，掠过堤岸时打了个颤，连痕迹都没留住，就散进白茫茫的江雾里了。

南京与东北，曾这样隔空对泣。黑土地刻进骨子里的倔强，不正是东北抗联队伍在雪地里踩出的血脚印？不就是

前些天坐在影院，《南京照相馆》暗房红灯亮起的瞬间，虎头要塞的铁腥气突然从记忆深处翻涌上来。显影液漫过屠杀照片的水渍，与虎头要塞射击孔渗进的雪水在我眼前重叠，两个相隔千里

的事物轰然相撞。当银幕上小学徒捧着带血的底片浑身发颤时，我指尖突然泛起抚过炮管的寒意。又想到滴道矿区“万人坑”里层层叠叠的白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那根刺破天空的焚尸炉烟囱，竟与南京城墙的断壁连成了同一条狰狞的线。

南京与东北，曾这样隔空对泣。黑土地刻进骨子里的倔强，不正是东北抗联队伍在雪地里踩出的血脚印？不就是

在至暗里，硬生生把一星火种擦亮成燎原之势？

影院灯亮时，双腿像坠了铅。走出影院，天光昏沉得像要塞顶上的铅灰色云层，心里堵得发慌，突然仿佛被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那位年轻讲解员的话劈开：“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别忘记，来时路，有民族苦难，有国恨家仇。”

抬头时，松花江已被夕阳染成熔金色。岸边下棋的老人“啪”地落子，孩童举着马迭尔冰棍蹦跳，鸽哨混着笑闹缠在风里。街对面，陈列馆的阴影里藏着不能忘却的血海；而脚下的热闹——炊烟味、冰棍甜、棋子响、娃儿笑，像张温

热的毯子，稳稳托住了沉重的过往。天渐渐黑了，路边灯箱亮了，红底白字格外醒目：“少年记取，便是传承”。风掠过字间，这生生不息的烟火，本就是最滚烫的传承。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

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八十年风霜，黑土地把那些硬骨头收进怀里。来年沃野，稻穗便沉甸甸压弯了腰。灶台上的铁锅滋滋响，煮出的白米饭混着新麦香，蒸汽腾起来，恍惚能看见雪地里的脚印，早跟田埂上的车辙叠在了一起。

（作者单位：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

一〇农场有限公司）



二等奖

猎枪绕炊烟 一脉家国情

郑照楠



兴安岭的樟子松会在树干下每道风痕，老关家的故事则藏在几代人的印记里。作为一名从百里之外奔赴鄂伦春族乡的基层选调生，初到岗时的我，怀揣着“为边疆热土添砖加瓦”的热忱，却因对这片土地的红色故事了解不够而有些茫然。直到一次下村走访，推开村民关小伟家的木刻楞房门时，缭绕的炊烟中飘来的，不仅有柳蒿芽骨头汤的清香，更有一段关于鄂伦春族战士关福伦前辈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的往事——那是我触摸这片土地精神根脉的开始。

“1951年的雪很大，父亲背着祖上传的猎枪踏出门时，脚印在雪地里陷得老深。”关小伟说，“咱鄂伦春人打小就懂，兴安岭的每棵树都连着根，国家就像最粗的那棵红松，根断了，林子也就散了。”

作为部落公认的好猎手，关福伦把猎人的生存智慧淬成了战场上的利刃。最险的那次突围，连队被敌军机械化部队困在悬崖下，是他凭着鄂伦春人对山林的直觉，找到那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熊道”，带着两名战友攀援而上，摸掉三个火力点。

1953年深秋，关福伦踏着落叶归来。那杆陪伴他狩猎多年的猎枪，被红绸子裹着斜挎在肩头。农闲时，晒谷场的石碾旁总围满孩子，听他讲如何用桦树皮包扎伤口，如何在没有指南针时靠树影辨方向。

如今关家的墙上，军功章右侧多了张彩色照片：穿鄂伦春族刺绣坎肩的小姑娘，胸前的红领巾与太姥爷的勋章遥相呼应。这是关小伟的外孙女儿，民族小学“红色宣讲团”的成员，最擅长用稚嫩的嗓音讲述“太姥爷和他的枪”。关小伟说：“我没啥文化，就想把这些事讲成故事，让孩子知道咱鄂伦春人不光会打猎，更懂得保家卫国。”前年乡里重修了通村公路，关小伟第一个报名当护路员，寒冬里背着铁锹巡视的身影，像极了当年父亲在阵地巡逻的模样。

有次大雪初霁，我问关小伟，他觉得关福伦前辈那代人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他说：“是把‘根’扎深的能耐。”

在鄂伦春族乡待得越久，越明白红色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它就藏在关小伟家每天升起的炊烟里，藏在他擦拭父亲那枚属于鄂伦春族抗美援朝战士的军功章时小心翼翼的动作里，藏在每个鄂伦春人“守好家，护好国”的朴素信念里。而我这个外来的选调生，也在这些故事里慢慢懂得，想要为这里付出，先得读懂这份藏在烟火里的坚守——这或许就是我与这片土地的缘分，也是我扎根基层的第一课。

（作者单位：逊克县新鄂乡人民政府）

在英烈的名单里 寻找您

孙代君



我的妈妈叫任彦，1933年4月17日出生，出生地是天津。

1937年冬天，妈妈五岁的那年，姥姥带着她离开天津，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几经辗转来到了边境饶河，姥姥和她说的是来找姥爷。妈妈说，姥姥领着她，走过很多的村屯，见过很多人，踏雪过山，迷过路。妈妈说，姥姥提起姥爷的名字却没人知道，她还打听东北抗联队伍的去向……

妈妈记得，有一天，姥姥带着她，来到一个叫东安的村子。叩开一家的门，说是讨口水喝。主人是一对老夫妻，姥姥和主人聊得很投机，见他们没有儿女，心地又善良，于是谎称去厕所，之后姥姥再也没回来。

妈妈说，姥姥独自去找姥爷了，从此杳无音信。妈妈日夜喊着找姥姥，在泪水中长大。等到饶河解放了，妈妈到县人民政府找，多方寻找都没有结果。

后来，妈妈和我说：“你姥姥哪儿去了，找到你姥爷了没有？他们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有文化，你可以找他们。”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姥爷可能是一个牺牲者，应该从东北抗联英烈名录里寻找。我到饶河县查过县里的史志，在东北抗联英烈名单里没有找到“任”姓的人。后来我不断地扩展寻找的范围，我查到了所有英烈的名录，还是没有结果。

在和一些研究东北抗联史的专家们探讨追寻姥爷踪迹的时候，他们说，你知道有多少东北抗联战士，叫什么？姓什么？战死在哪里？有谁知道啊！在名录里是看不到的。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战死荒野，他们都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白山黑水之间。

随着寻找姥爷的脚步，我看到东北抗联队伍艰苦卓绝的不可磨灭的战斗历史，也看到了一场场东北抗联战士与日军决一死战的战斗！我看过一本东北抗联战士的回忆录，里面有一句话让我震撼：“能第一次执行任务回来的是幸运，能第二次执行任务回来的是万幸，能第三次执行任务回来的是奇迹。”看到东北抗联历史，我体会出两个字：忠诚。

1998年12月24日，外边下着大雪。妈妈在弥留之际，拉着我的手，声音微弱地说：“那天也是这么大的雪，你姥姥把我扔在了别人家里。她的心真狠，把我这孤苦伶仃的孩子扔在这世上。嗨！活着见不着，死了该见着了……”

姥爷姓什么？他也许连个名字也未曾留下。实际上，姥爷已经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叫“东北抗联战士”。他和他战死沙场的战友们的民族魂犹在，那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魂。他们的战斗身影铭刻在史卷上，鲜血染红了抗联的那面军旗！

（作者单位：佳木斯市作家协会）

红星杨挺立在黑土地

李晨曦



江桥的风一年四季地吹，曾吹着过去，也吹向未来。镇东头那座青灰色的院落，是江桥抗战纪念馆的方向，马占山将军的雕像立在挺拔的杨树间。每次看见这座纪念馆，都仿佛看见全民抗战的硝烟，让自己的灵魂接受洗礼。

我第一次走进这座纪念馆，是在十二岁回爷爷家过暑假那年。下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展柜里的步枪上。讲解员说，这是当年抗击日寇用过的汉阳造。旁边一位白发老人突然开口：“那年月啊，那些孩子们就是拿着像这样的破枪，把鬼子挡在桥那头那么多年……”

最震撼我的是二楼那一片复原的战壕场景。其中一个蜡像士兵的手永远伸向前方。讲解员说，那是用

墓碑前的饺子

尹利梅



打小我就知道，勃利有着数不清的东北抗联故事。那时候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直到成为村支书，开始带着姐妹们擦拭烈士墓碑，我才知道，原来传承红色精神，就是把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变成触手可及的温度。

我第一次带着妇女议事会的姐妹们去烈士纪念碑，是2018年清明节。那天风特别大，刮得人睁不开眼。我们端着刚包好的酸菜馅饺子，拎着抹布和水桶，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积雪往山上走。墓碑上的字被风雪侵蚀得模糊不清。李大姐抹着墓碑突然哭了：“这碑离村里太远了，英雄们会不会觉得冷？”

那天晚上，我们在妇女议事会上决定，往后每年清明节，都要给烈士们包饺子。从那以后，每年这时，妇女议事会就成了“饺子加工厂”。王婶剁馅，我擀皮，年轻媳妇们包花样饺子，有人把面团捏成五星角，有人在饺子边儿上“绣”出麦穗。

后来，我们的“饺子行动”多了新内容——带着孩子们给烈士读作文。三年级的小雨在作文里写道：“我也要像东北抗联英雄一样勇敢，长大要当医生，治好所有病人！”稚嫩的声音在墓碑前回荡。

现在，倭肯河的水还在静静地流淌。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碑前的饺子依然香。我常想，面对当年东北抗联战士用鲜血染红这片土地，我们能



获奖名单及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登上龙头新闻客户端查阅
本版征文选登标题及内文有删改
图片由作者提供